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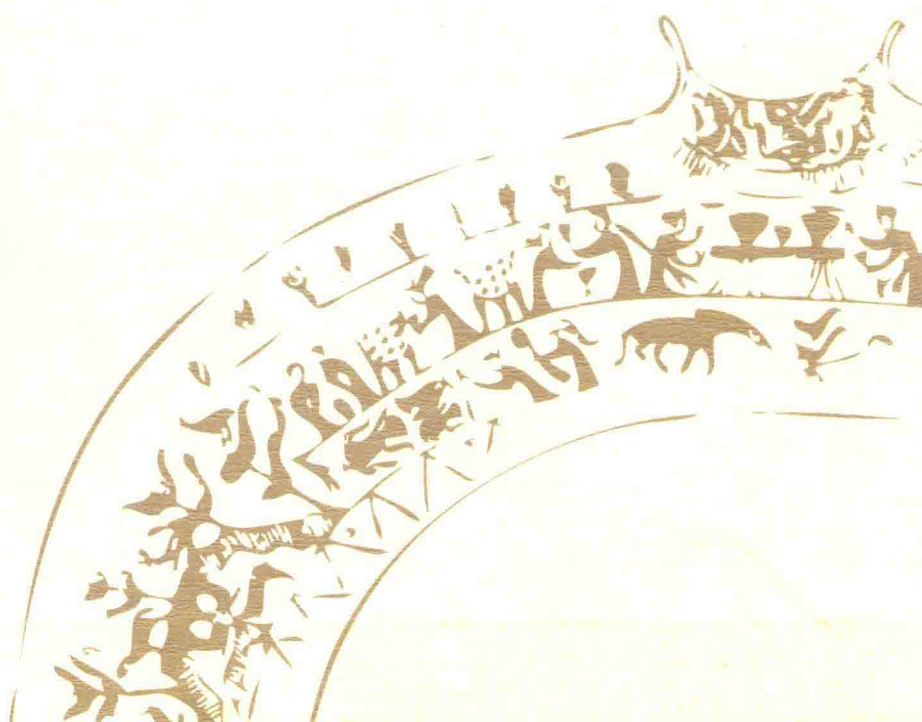


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

王中江 / 主编

周易溯源 与早期易学考论

丁四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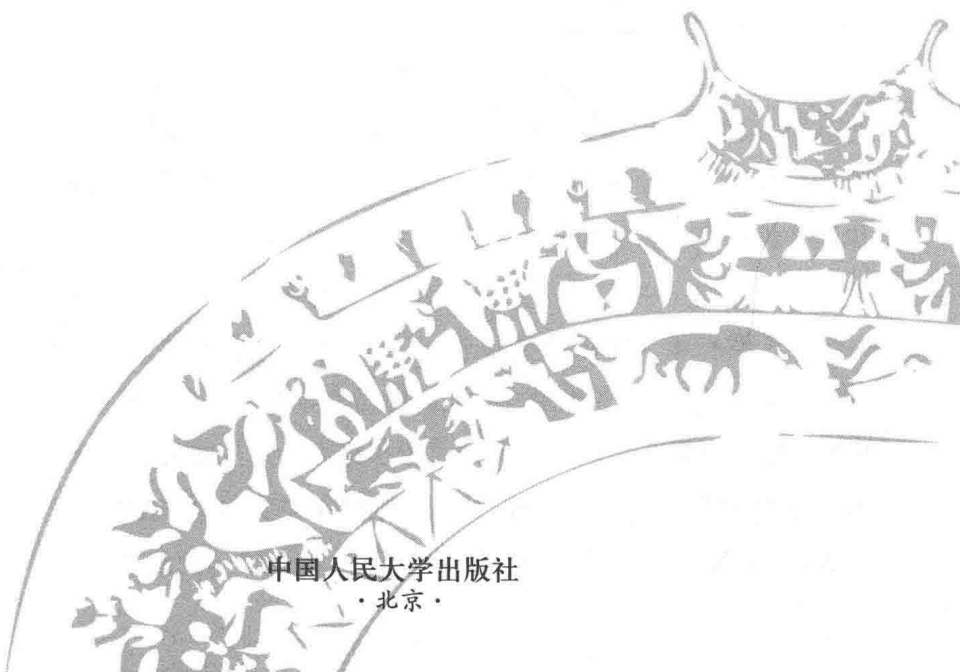


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

王中江 / 主编

周易溯源 与早期易学考论

丁四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丁四新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2
(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王中江 主编)
ISBN 978-7-300-23826-5

I. ①周… II. ①丁… III. ①《周易》-研究 IV. ①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4819 号

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

王中江 主编

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

丁四新 著

Zhouyi Suyuan yu Zaoqi Yixue Kaolu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8.875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7 000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思想史的记忆同其他的历史记忆一样，新史料的发现总是难得的机遇。简帛文献中的一些思想史新文献就是如此。它已经并仍然在塑造着早期中国思想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表明，早期中国的思想世界比人们已知的要广、要大，比人们已知的要丰富、要复杂。

面对千古未见的简帛思想史新文献，面对与传世本差异或大或小的不同抄本，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到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到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等，早期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从各方面和多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艰苦的探讨，对早期中国思想世界产生了许多新的认知。

这些新的认知表现在一些不同的方面。从《鲁邦大旱》《鬼神之明》中的早期信仰到《太一生水》《恒先》《凡物流形》中的宇宙观，从《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为政》《三德》《为吏之道》中的美德治理到《黄帝四经》《语书》中的法治，从《性自命出》《五行》中的心性论、德性论到《尊德义》《穷达

以时》中的伦理道德自律，从《周易》、“易学类”的不同抄本和新文本到《老子》的各种抄本，从诸文献中显示的儒家、道家谱系到子学的整体谱系，在这些犹如层峦叠嶂的各个侧面中，不同于以往思想史记忆的新面貌都得到了一定的呈现。对此，人们自然感到欣喜。

本论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和集中的展示，它是由我主持并和同人一道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的部分成果，它凝聚着每位作者的心血，它的出版令人高兴。在此，谨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为这套论丛出版付出了诸多辛劳的王琬莹女士深致谢意。

王中江

201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第一章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3
第一节 张政烺的相关研究与本章问题的提出	4
第二节 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性质	12
第三节 从出土材料看《周易》卦爻画的来源	17
第四节 西仁村陶拍易卦与西周《周易》卦爻画的构成 及来源	30
第五节 结 论	35
第二章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与汲冢竹书《易》述论	40
第一节 《说卦》三篇后得问题	40
第二节 汲冢竹书《易》述论	55

第二编

第三章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73
第一节 引 言	73

第二节 从帛书《易传》看孔子解《易》的原则	79
第三节 《易》之义萃阴与阳	85
第四节 乾坤说与龙德说	96
第五节 余 论	101
第四章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106
第一节 从“史巫之筮”到“君子之《易》”的转变	107
第二节 观其象辞与由德生义	113
第三节 成德施教：以“名之君子”和“谦以处盈”为中心	119
第五章 帛书《繆和》《昭力》“子曰”辨	125
第一节 从师徒问答的方式论《繆和》的“子曰”为“孔子曰”	126
第二节 从文献和思想论《繆和》《昭力》的“子曰”为“孔子曰”	131
第三节 余证与小结	142
第六章 论帛书《繆和》《昭力》的内在分别及其成书过程	145
第一节 提出问题：追问《繆和》《昭力》的分合关系	145
第二节 《繆和》篇文本的内在分别	148
第三节 《昭力》文本分析及其与《繆和》的关系	159
第四节 余论：由《繆和》《昭力》看孔子与《周易》的关系	165
第七章 马王堆帛书《二三子》疑难字句释读	172
第一节 “鷩鸟正虫”与“化官虫”	172
第二节 “时至矣而不出”与“謫猷在廷”	182

第三节 “民心相觴以寿”	188
第四节 “精白敬宫”与“敬宫任事”	194

第三编

第八章 早期《老子》《周易》“文本”的演变及其与 “思想”之相互作用	205
第一节 早期《老子》文本的演变及其思想变动	205
第二节 早期《周易》文本的变动与经义的改变	213
第三节 申论两种性质的古典文本与对 20 世纪相关 学术观念的反思	222
第九章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	230
第一节 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周易》经学的解释 观念	230
第二节 经、传解释系统的分立与当代《周易》 解释的困境	239
第三节 训诂与《周易》本经的重释	245
参考文献	250
后 记	268

第一编



第一章 从出土材料论《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和来源

早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及来源，三十多年来，一直是学界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自张政烺先生提出“数字卦”概念并将《周易》阴阳爻画推源为筮数以来^①，绝大部分学者认同

① 1978年12月初，在吉林大学参加“首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学术讨论会”期间，针对徐锡台《周原出土甲骨文字》所说周原甲骨的“奇字”，张政烺先生发表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临时演讲。据他后来的追述，《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主要内容为：“主要的是推断这些数字都是筮数……周原卜甲上所见数字是一、五、六、七、八……还仿照传统的办法，老阳、少阳都是阳，老阴、少阴都是阴，数字虽多，只是阴阳二爻，在黑板上画出了蒙、蛊、艮、既济四卦。我认为金文中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周原卜甲上六个数字的是重卦。”（《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40~4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或：“我认为这些奇字是筮数，六个数目字一组的是重卦，而金文所见三个数目字一组的是单卦。《周易》家一贯认为奇数是阳，偶数是阴，我按照这个习惯把周原甲骨上保存完整的四组数目字用阳爻和阴爻画出为坎下艮上的蒙、巽下艮上的蛊、艮下艮上的艮、离下坎上的既济。奇阳、偶阴是根据习惯来的，传统的《周易》学如此，并没有新的证据，听者也不以为异，总算鼓掌通过了。”（《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60~61页）他后来发表的四篇相关论文，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参见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原载《考古学报》，1980（4），403~415页），《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原载《文史》，第24辑，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原载《周易纵横录》，177~19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又载《中国哲学》，第14辑，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帛书〈六十四卦〉跋》（原载《文物》，1984（3），9~14页），均收入《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1~25、26~38、39~58、59~72页。

此说，并多有敷衍之作。不过，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筮法》篇的发现^①，虽然从宏观上仍然可以肯定张先生的意见，但是他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么应当抛弃，要么需要做出重大的修改了。单就本章主题来说，张先生曾认为《周易》阴阳爻画来源于筮数“一”“六”，现在看来这一具体结论是不正确的；而且，他的论证比较经验化，缺乏《周易》筮法理论的有力支持。在楚简《筮法》等出土资料的基础上，本章拟就早期《周易》卦爻画的性质及来源问题做出深入的探讨。

第一节 张政烺的相关研究与本章问题的提出

由张政烺提出并由李学勤等先生做进一步讨论的数字卦问题，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② 不过，现在看来，既往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错误之处，应当得到批评和纠正。针对张先生等人的观点，特别是在楚简《筮法》公布后的今天，我们需要严肃地追问：《周易》阴阳爻画“--”“—”的产生，确实是筮数在“一”（一）、“六”（／＼）上的集中，并最终在此两数之书写形式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吗？

1. 张政烺相关研究简述

易卦阴阳爻画是否由“一”“六”筮数变化而来？这是一

^① 参见李学勤释文注释：《筮法》，见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75～122页，上海，中西书局，2013。

^② 张政烺、李学勤是研究数字卦问题的两大代表。张政烺提出了一些最初的重要观点，李学勤则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1～72页；李学勤：《周易溯源》，177～301页，成都，巴蜀书社，2006。

个十分令人关心的问题。概括起来说，张政烺先生认为，易卦阳爻画“—”和阴爻画“--”分别是由筮数“一”（一）、“六”（∧）变化而来的。^①这个看法一经发表，立即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间虽然曾经李学勤先生的折中和否定^②，但是影响仍然巨大，许多学者仍然相信他的论断。

张先生是如何得出他的观点的？首先他尽可能地搜集和总结了那些出土易卦材料。具体说来，他将殷周甲金文（三十二例）和战国天星观楚简所载上下连书在一起的三位和六位数字组判定为易卦。^③这种易卦又称数字卦。数字卦问题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其次，张先生观察到，在这些筮卦中只出现了一、五、六、七、八、九这六个数字，但是没有出现二、三、四这三个数字；而且，前六个数字在出土易卦中出现的次数是不平衡的，其中六、一最多，其次为七、八、五、九。^④另外，数字“九”和“七”在筮卦中不是同时出现的，例如扶风卜骨筮卦有数字“九”但没有数字“七”。^⑤张先生还推测了一、六出

① 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8、52、62~64页。

② 李氏曾认为天星观、包山和葛陵楚简上的数字组是阴阳爻画卦，而不是数字。最近，李学勤在整理《筮法》简的基础上，纠正了自己的观点，重新肯定了它们为数字卦的说法，并否定了骈列之二卦为本卦与变卦的关系。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277~284页；《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载《文物》，2013（8），66~69页。

③ 在殷墟甲文中，还有一种上下连书在一起的四位数字组，张政烺也判断为易卦。不过，他的这一论断没有得到广泛承认。参见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26~38页。

④ 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7、24、43~44、61、63页。

⑤ 参见上书，45、63页。

现次数最多而没有出现二、三、四的原因，认为这是筮人将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和转化的结果。他具体解释道：“显然是由于一、二、三、三（四）皆积横画为之，容易混乱不清”，于是不用二、三、四这三个字，而向一、六这两个数字集中，即三向一，二、四向六集中。^① 这种解释当然属于推测之辞，不过长期以来学者鲜有质疑。

最后，张先生断定阴阳爻画（“—”“--”）直接源自于“一”“六”两数的形变。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张先生是这么说的：“（阜阳汉简《周易》）爻题称九、六，而实际画的却是一、, 和殷周古筮资料相同……盖阜阳简《周易》所根据的底本早，故在卦画上犹保留古老的形式。这说明当时正是新旧交替的时节，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上的卦画确实是中国最早用阴阳爻写成的，其阴爻作, 犹带字一分为二的痕迹。”^② 后来在《易辨》一文中，张先生说得更清楚：“关于阴阳爻的形成问题，我最近在《帛书〈六十四卦〉跋》中做过说明，现在不想多谈，只说两点：一、阳爻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爻题有初九、用九即已完成。二、阴爻

^① 这一推想，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帛书〈六十四卦〉跋》《易辨——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中都有论述。例如，《易辨》曰：“这次共用了32个卦例，其中筮数出现的次数极不平衡……其中六最多，一次之，二、三、四都是零。这种现象怎么解释？我的看法是一、二、三、三都是积画为之，写在一起不易分辨是几个字、代表哪几个数，所以不能使用，然而这三个数并非不存在，而是筮者运用奇偶的观念当机立断，把二、四写为六，三写为一，所以一和六的数量就多起来了。……近几年来，又见到许多古筮的考古资料，总共有百十个卦例，全无二、三、四这三个字，增强了我的信心。”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8、61、43页。

^② 《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65页。

形成的标志在读音上，到 $\wedge$ 分裂为两段横画才算完成。安徽阜阳双古堆竹简《周易》和长沙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是现存最早的《易经》，都有爻题，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 $\wedge$ 的读音未变，字形的变化就慢，双古堆竹简尚作 $\wedge$ ，保持原形，马王堆帛书作 $\perp$ ，两画皆从中间落笔，还带 $\wedge$ 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如果没有这样多的考古材料，恐怕谁也想不到阳爻是由一字、阴爻是由六字变来的。到东汉末熹平石经《周易》，阴阳爻都写成极整齐的长短横画（--、—），流行至今。”^①综合起来，这两段话大抵包括三层意思：其一，张先生肯定了帛书和汉简《周易》六十四卦都是用阴阳爻而不是用数字写成的。这既说明了阴阳爻直接源自于数字爻，又说明了易卦爻画的表示法毕竟需要或者在演变的过程中实现了其抽象化的表达。其二，他认为帛书、汉简《周易》的阴阳爻画都是由筮数“一”“六”演变而成的，两者在形状上比较相近，甚至对于帛书阴爻画作“ $\perp$ ”，他认为“还带 $\wedge$ 字一分为二的痕迹”。其三，根据爻题以九、六为称，他认为阜阳汉简和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都是阴阳爻卦，而且爻题中的一读为九，不再有数值的意义，而 $\wedge$ 的读音未变，其字形的变化因而就慢。

从方法上来看，张政烺先生是通过比拟《周易》理论（知识）系统来完成他关于数字卦问题的一系列论证的。这包括两点。第一，他肯定那些连书在甲金、竹简材料上的三位和六位

^① 《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52页。

数字组是所谓筮数，因为易学常识告诉我们，具体筮卦必定来源于筮数。而为了更加契合《周易》的筮法，张先生甚至对于这些所谓出土筮数做了四象数（少阴、少阳和老阴、老阳）的断定和分析。^① 第二，他将这些数字依照奇偶，进而依照奇阳偶阴的观念做了简化和归类，这样数字卦就可以直接转化和对应由阴阳爻画组成的《周易》六十四卦了。同时，张先生对出土筮数所做的奇阳偶阴的归类，甚至所谓“数字虽多，只是阴阳二爻”的说法^②，乃是借助于传统易学的观念，且以默认数字卦与阴阳爻卦两者间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为基础的。以上，是张先生发现数字卦及阐明其内涵的两个关键性的方法论前提。

2. 批评及本章问题的提出

从出土易学资料，特别从清华简《筮法》篇来看，张政烺先生等人提出“数字卦”的概念，是很恰当的。在《筮法》简中，不但有由一、四、五、六、八、九这六个字组成的卦例，而且直接就有以爻象说明爻数，或以筮数表示爻象的概念，这说明“数字卦”的概念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吴勇曾否定数字卦的存在^③，不同意张先生等人的提法，今天看来是不能成立的。从方法论来看，张先生以三《易》特别是以《周易》的理论系统为基础来整理和阐明数字卦问题，也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以奇阳偶阴的观念来简化六个筮数，并进而转化为所谓易

① 参见《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9～11页。

② 参见上书，2、7页。

③ 参见吴勇：《从竹简看所谓数字卦问题》，载《周易研究》，2006（4），44页。